

壬子仲夏月二日泰山岳丈岳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

承心有道

# 云中岳新武俠小說作品集

岳武俠全集共八部如聞今北元宮中早承機  
際自與今岳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法劍城為岳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長古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不問年余也  
岳武俠全集共八部如聞今北元宮中早承機  
際自與今岳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法劍城為岳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長古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不問年余也

# 粉劍驚鷹

（台灣）云中岳著

今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岳武俠全集共八部如聞今北元宮中早承機  
際自與今岳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法劍城為岳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長古武俠自京夏寒島清心  
不問年余也



粉劍驚鷹

〔台灣〕

云中岳著

①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粉劍驚鷹

〔台灣〕

云中岳 著

Ⓣ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粉剑惊鹰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540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7-6434-0262-3

(上、下册)定价: 38.8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一个偏僻的山村之中突然起了大火,素有蔡善人之称的隐湖山庄一时之间血光剑影,一群蒙面壮汉将蔡善人团团围住,令其将“古玉符”交出,蔡善人却抱着与古玉符共存亡拼死抵抗,眼看不支,这时却出现一黑影将他救出,可是他却回天无术,临终前将古玉符交出。

数年过后,少年李淮彬痛怀其父,在一险恶漩涡中失踪,不意也被狂流卷入,李淮彬拼命挣扎掉进了一个地下水晶宫得到一枚奇果,又得奇门兵器,为揭父生死之谜,李淮彬不畏江湖险恶,豪气盖天,闯荡江湖,遇红颜几人,正义与险恶,爱情与仇恨,掀起一场江湖龙虎风云。



## 作者简介

云中岳，本名蒋林、字柏楚。祖籍广西南宁市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。

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、大宗师金庸已封笔，鬼才古龙，英年早逝；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。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，畅销不衰。其代表作有《剑底扬尘》《江汉屠龙》《八荒龙蛇》《邪神传》《匣剑凝霜》《断魂血琵琶》《铁汉妖狐》等。

策 划  
责 任 编 辑

海 军  
常 任

## 二十五

尽管阴恻恻声音的人，连声喝喊点火，但他的话，并不发生效力，同时还听得一个破罗也似的声音说道：“叫化子，说得这么轻松，为了一个李淮彬，就值得小题大作，让我们日夜不息，费了心思才布置完成的埋伏，大才小用么？我首先不干。”

叫化子闻言，意似不服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个屁，红云大师布置埋伏的用意，就是为了对付李淮彬，至于临城三侠等人，不过是附带而已！”

那人嘿嘿冷笑道：

“只毁去李淮彬一人，事情就算完吗？他两条臂膀，蔡幻依丑尼姑武功和他差不许多，如不一并除去，仍是后患无穷。”

叫化子带着局促的语气道：

“你们看，盖板快被那小子攻穿了，如再迟延，连性命都保不住了！”

原来，就在他们谈话中，淮彬已连攻了两三剑，把盖板划穿了三条尺长许长的裂缝，所幸那盖板乃是特制钢铁制成，否则早被白虹剑毁损了。

那破罗也似的声音，发出了一声惊“噫”的声音，惶急地喊道：“点火！”

李淮彬闻听此言，急得像热锅上蚂蚁般，忙将玄门罡气发出，只听得轰隆一声巨震，盖板上立现出三尺见方一个天窗，淮彬疾若闪电，自窗隙纵出，睁目谛视，不由骇出一身冷汗，连称好险！

原来，林后面乃是一条五丈长，两丈宽，二十丈余深的壕沟，沟



边上土沙积出，上上下下，横七竖八；倒着二十几具尸体，死状极惨，幻依、麻姑二女正伫立沟底眺望，有条粗如儿臂曲火线，被斩为两断，横搁对面壕壁，离火线尺许远，躺着半截尸体，手中还执着碗口粗一根火炬。

淮彬飘身纵落，二女闻声回顾，发现是淮彬时，脱口叫声：

“彬哥哥！”

双双扑上前来，以无限关切之情，问道：“彬哥哥，你被困在那里！可把我们急死了呀！”

淮彬见她们这样关切，心中感激，笑着把经过情形说出，并问二女，为何能在危机一发中适时赶来。

二女亦随把经过说出。

原来，淮彬出声招呼时，二女也正好天到庄后，双方相距不过两里远，急忙循声赶来会合。

追到林边，不见淮彬踪迹，心中正感觉奇怪，忽听得林后有人争论，二女乃纵身林帽上，朝下见看，见壕上壕下，人影幢幢，形色匆匆，一律着黑色夜行衣，手执争刃，靠林边壕沟上对面站着二人。

一是鹑衣白结，鸠形如鹤的老丐。一是粗壕的头陀，两人正在争论不休。

二女仔细谛听，才知贼党阴谋密谋，用心歹毒，当她们听出彬哥哥被困时，不由焦急万分，二女低低商议一会，决定由幻依寻觅陷境，设法救人，麻姑因离合身法，神妙无方故由她担任清除贼党工作。

她们商议妥当，尚未动身之际，那粗壕的头陀，因发现淮彬即将脱困，一面露着急之容，连喊点火。

二女见危机急迫，乃改变初衷，各仗兵刃，飘身纵落，麻姑首先施展离合身法，纵落壕中，把火线切断，并将点火人诛戮；然后将无心戒刀威力，发挥到了极限，祥光涌转麻遍。因而十几个劲装贼人，扫数清除。

幻依因恨极贼人阴险狠毒，亦将掌中剑莲并举，向贼党猛攻，

眨眼间，已将壕上的九名贼人，全数诛戮，旋即纵落壕底，与麻姑会合，正打量沟地情形，寻觅枢纽之际，忽听上面一声巨响，二女不由一惊，抬头眺望，恰好淮彬到来。

二女把经过讲完，幻依指着壕壁大洞道：“彬哥你看，贼人真个阴险，对三侠庄如此恶毒！”

淮彬答道：

“贼党为了我们，不惜劳师动众，花这么大的心血，足见我们已成了他们的眼中钉，誓必杀之而后快，以后行动，还得格外当心呢？”

二女点头赞成，麻姑道：“这个大洞有何用处，难道他们想从地下潜入三侠庄，而是欲将三侠超整个毁灭，这个地洞，不过是通道而已。”

麻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何不入内看看！”

淮彬点头，首先持着白虹剑照路，步入洞内，二女也尾随身后跟进，入洞丈许，洞径忽往下倾，约十丈深，才抵平地，那洞忽成十字形交叉。

三人打量一眼，见前面沟道，空无一物，左右两洞，堆满了半人高的木桶，桶与桶之间，以冒口大的巨竹相连，有根巨竹，从来路壁洞，直达壕沟外面淮彬白虹剑一挥，立将四根通往壕沟的总火线斩断，立见硫磺硝药等物，从竹筒中溢出，淮彬连挥几剑，把总火线毁去两丈多长一段，这才放心，笑指两侧道：

“愚兄适才就陷落在上面林壕之内，如非你们适时赶来，将贼党诛戮，恐怕早被这些玩意炸成肉了呢！”

二女连称好险！

行约三里多路，方才抵达一个十亩大小的地穴，三人见这地穴中，满堆着半人高的木桶，计重叠四层，高达一丈以上，管口大的巨竹，好似蛛网般，互相进经，有两根总火线顺着来路洞壁，往洞外延伸，淮彬连以白虹剑，毁去洞壁总火线，这才偕着二女，打从原路退出。

刚一移步，幻依忙按住淮彬道：“彬哥且慢，单把火线毁去，贼党只须转眼工夫，就能把它接上，三侠庄的危机，丝毫未解，何不以玄门爱气，将整个洞穴震塌填死，岂不是永除后患！”

麻姑连声说好，拍手欲发。

幻依急忙止住，摇头道：“这办法不要，假如将它填死，三侠庄的隐忧，仍未解除，还是通知三妹把这些祸胎，彻底除去，以免后患。”

淮彬见地穴别无贼踪，这才同二女奔回三侠庄。

到了三侠庄，已经四鼓敲过，淮彬不愿惊吵他们清梦，同着二女，一直来到后院萧绝尘的居处，叩门而入。

萧绝尘见三人昼夜到来，知非平常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急忙拉着淮彬的手，问道：“老弟！发生什么事吗？”

淮彬点了点头，把三人所见，向萧绝尘讲了一遍。

萧绝尘闻言，惊得跳了起来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好险！如非及早发觉，三侠庄基业以及数百口生命，岂不要全部葬送于贼党手中？”

他一面说着淮彬三人落坐，足下则毫不留停，朝后面赶去。

淮彬见萧绝尘的神色，紧张着急，已到了极点，知道他内心中着急，只得率着二女回到东西跨院。

淮彬刚一推门，张敬即被惊醒，问道：“是彬儿吗？”

淮彬答道：“张叔叔是彬儿回来了！”

张敬问道：“你们到哪儿去了？为何这晚才回来？”

淮彬走至张敬床前，忙将所见所谓，禀报一遍。

张敬闻报，倏地从床上坐起，口中连说可恶！

同时睁着一双精光闪烁的眸子，凝神注视淮彬，一把拉住他的手道：

“赶快通知三侠！”

淮彬答道：“彬儿通知过绝尘哥才回来的。”

张敬这才放心，命淮彬自去安息。

三天工夫，三侠庄动员了全部人力，在淮彬、幻依、麻姑三的轮流监防下，才将那蕴藏地下的祸胎移走，亦替三侠带来了不少财富，约略估计下，除去这次的搭建木台，张灯结彩，款宾客的费用还有余，这倒成了因祸得福，三侠庄上下人等，连南方天的侠义道朋友，个个额手称庆，兴高彩烈。

张敬更是笑得合不住口，敞声说道：“这才是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凶僧一番心思，算是付予流水了！”

大侠萧隐，见张敬如此高兴，却面带重忧道：“张兄休要高兴，请想想，他们对三侠庄如此恶毒，固是为了对付淮彬贤侄及幻依、麻姑侠女，又何尝不是想把侠义道朋友都一网打尽，遂其独霸江湖之愿哩！”

张敬点头赞同，接口道：“照老弟这样说，我们后该怎样对付他们呢？”

萧隐尚未开口，厅中群雄早响起一片诅骂，怒骂的声音，杀！杀！杀！杀！杀！杀！此起彼伏，半晌不停。

萧清寿眉一扬，向淮彬三人道：“贼党可恶已极！到时也就不能怪我们手不留情了。”

众人正在议论纷纷之际，忽见檐前人影一晃，轻飘飘坠落一人，未曾发言，先是发出一声桀桀冷笑。

众人听出发话的声音，宛如枭鸣，令人心惊胆栗！

淮彬目朝来人看了一眼，见来人是个瘦长的灰衣老，人身被一袭黄麻，面目狰狞，阴森可怖，手执日月双环睁开，碧绿精光，朝厅中掠了一眼，陡地目射凶光，敞声冷笑道：

“我乃南荒摩云尊者，自称玉莲大侠的李淮彬是谁？赶快前来答话！”

厅中群雄，听来人自报名号，得悉为南荒三煞之一的恶魔，不由大吃一惊！面露惊疑之色。

李淮彬倏然从坐中站起，飘身纵到厅口，含笑问道：“在下就是李淮彬，朋友有何贵干？”

摩云尊者，见淮彬年纪轻轻，不由一怔！

他真不敢相信，凭这样一个年轻少年，在江湖上，哪有名气？睁目朝他脸上打量至再，这才开口道：“你就是人称玉莲大侠的李淮彬么？”

淮彬点头微笑道：“正是在下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摩云尊者道：“黄衫尊者古陵，到哪儿去了？”

淮彬含笑答道：“在下与黄衫尊者素昧平生，朋友去问他好了！”

摩云尊者闻言，面色陡变，厉声道：“不识抬举的小畜生，尊者好意问你，竟敢顶撞！”

淮彬因一年多来，目击妖邪种种阴毒卑劣的手段，意念间，对他起了强烈的反感，脑海中树立了一个新观念，他认为凡是妖邪盗贼之流，全是危害人类的毒物，为将保障善良人类的安全，只有把他们完全清除，否则，人世间将无善类，这种潜意识的发展，因此决定他对人的态度，修正过去不为已甚的作法。

他听到摩云尊者骂骂他不识抬举的小畜生后，满不高兴，剑眉一扬，冷笑答道：

“凭你这三分不像人的东西，也敢在三侠庄撒野么？”

摩云尊者闻言，几乎把肚子气炸，因他横行南荒多年，谁也不敢侧目而视，把他当真神一样供奉，谁知来到这里，竟被一个年纪轻轻的后辈，恁般折辱，内心哪能忍受得位，不禁怒火中烧，劈将日月双环收入腰间，双掌一圈，环抱胸前，呀将披麻教下，歹毒的掌法——黑煞神罡运起，狞笑道：“小畜生，让你知道本尊者的厉害！”

说时，双掌一翻，吐劲发出。

淮彬见摩云尊者推出的双掌，异常缓慢，而感觉上，则有股奇猛无比的压力，带着炙热浪潮，往身上袭来，彼此距离，相隔两丈左右，兀自有这咱感觉，可见摩云尊者的功候，实非等闲，也将玄门罡气运起，左掌倾全力拍出，右掌则紧护胸前，以防仓促之变。

双方掌力相接，只听“逢”的一声巨震，摩云尊者，非但被淮彬

罡气震退数尺远，身躯摇晃，步履踉跄，而且通体都成了乌黑颜色，闪闪发光，淮彬心正盘算，就此将他除去，或是让他缓过气来，凭自己精湛的罡气将其击毙，略为迟疑间，张敬道：

“还不就此将他除去，莫非还要留着他害人么？”

淮彬闻言，双垫劲，纵至大厅檐下，方欲挥掌进击，忽听得头顶上，“呼噜”一声，厅檐立被揭开大片，一股奇寒压力，随着瓦片飞降，朝淮彬头压来，同时并听得阴恻恻一声冷笑。

淮彬顾不了伤敌，倏将右掌一翻，“独擎擎天”一股凌厉的掌风，朝厅檐上反击，狂飙横飞中，只有那些瓦砾大片，激射半天之上，飞落如雨，淮彬挡住了当头暗袭后，再看天井中摩云尊者，意在反震受伤之时，逃脱手掌，心中哪有不急，口发一声清啸，纵身欲起，忽然感觉衣袖被人拉住。

忽忙回头一看，只见麻姑，满面关切，望着他道：

“摩云尊者已被师兄罡气震伤，他的黑煞神罡掌力，亦被师兄逼回无处发泄，就是不乘机进击，他也无法逃走。谁知那个狡猾阴毒的雪山老魅赶来，乘师兄疏忽之时，把他救走，妹子闻得声音好熟，立刻追击时，老魅已施展二心神功，逃没无踪了！”

书中交代，雪山老魅呼侗，自从在大雪山乘机溜走，幸免于难后，恐碧目罗刹和玄冰叟古太玄寻他晦气，连夜离开大雪山，深入南荒，在云雾山与摩云尊者相会，鼓惑摩云尊者与黄衫尊者复仇，摩云尊者因和黄衫尊者，同恶相济，听了呼侗的话，立刻偕着呼侗动身东下。

摩云尊者，本欲邀南荒另一恶——毒虫神泉刘师婆，无奈她远居南荒洛明尔峰后，一时间无从通知，只吩咐教下神使，持信前往，请她见信后，速来鲁南三侠庄相会，便和雪山老魅则匆匆赶来，连红云罗汉都未知知照一声，即来三侠庄寻隙！

雪山老魅得知淮彬返回三侠庄，是因看见金翅雕载着三人东下，在路又听江湖上人提起玉莲大侠的事，正对双方定于冬月二十日在三侠庄评理的事，因此他判断淮彬三人，必因接护三侠告急，

所以才匆匆回转应援。

到了三侠庄一看，果见淮彬三人，一个不少，不禁心有余悸，不敢当时露面，遂定一明一暗，相互呼应，可能趁淮彬三人不防，把三人暗中除去。

摩云尊者不知雪山老魅的阴谋毒计，尚以为他顾虑周全是以独自现身叫阵，哪知碰了淮彬一个大钉子，如非雪山老魅乘机抢救了，几乎送掉老命，雪山老魅将他救走后，立刻逃到湖神庄原状，与红云罗汉会合，为其施治。

淮彬听麻姑说，救走摩云尊者的人是雪山老魅时，不由剑眉一掀，恨声说道：

“老魅实在可恶，如不将其除去，必致流毒无穷。”

麻姑道：

“那是自然的，所谓除恶务尽，凡是妖魔盗匪，都是失却人性的东西，杀无可赦。”

说完连劝带拉，把淮彬拉回厅中，但他的脸上，仍呈现悻悻之色，足以反应出他的内心之愤怒。

群雄见淮彬神色，急忙问道：

“玉莲大侠，为何如此苦恼？”

麻姑忙代淮彬答覆，并请合人留意玄冰掌的暗算。

群雄听说是雪山老魅呼侗时，个个脸上横出惊惧之容，并发出惊诧之声。

大侠萧隐道：

“雪山老贼之个凶魔，不单是手段阴毒，更是出名的狡猾无耻，如不早些将他除去，实乃人类大患！”

“萧叔叔放心，此妖恶贯满盈，我们决定尽力将他除去。”

麻姑轻为心急，想到就做，忙道：

“急不如快，师兄！我们这就动身吧！”

淮彬笑道：

“你知道他们巢穴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麻姑迷惘地不知所对，大头拨风似的摇晃。

萧绝尘笑道：

“愚兄昨天才侦悉，红云罗汉这批人，已到巫显老巢，此刻老魅可能逃到湖神庄了！”

淮彬闻言，精神陡增，问道：“尘哥，这话可真吗？”

萧绝尘道：

“雪山老魅是否在那里，目前尚不敢确定，不过红云罗汉，宣镇东等人，昨天午后到达湖神庄，乃是千真万确，如今愚兄已派出几批人，前往湖神庄打听去了，最迟在日落前，可得到消息。”

萧绝尘正说至此，只听得厅外，有急促的马蹄之声传来！

少是，只见萧绝尘，腋下挟着一个人，匆匆走进厅内。

萧绝尘急忙抢上前去，看了他腋下一眼，见逸尘腋下之人乃是济南府名武师，神行太保王越峰，此人出身武当，轻功绝顶，在山东境内，名头仅次临城三侠。

萧绝尘道：

“王老前辈怎么了？”

萧逸尘道：

“小弟正乔装小贩，在湖神庄左近，监视贼党行动，突见王老前辈匆忙赶来，前往神湖庄去，小弟看出他神色不对，连忙上前相问，王老前辈因见不惯他们在山东横行，乃凭其武功与群贼周旋，我知他武功，恐非其敌，再三相劝，约他来三侠庄聚会，但老人家坚持要去，小弟不敢刻意阻止，只得暗中尾随身后，借林木掩映窥探，王老前辈刚到庄上，就与红云罗汉碰头，仅三言两语就动起手来，对接十招，被红云罗汉掌力击伤，仓皇逃跑，我迫于救人，只得招呼宝驹，将他挟起逃走，幸好红云罗汉等人，太过自大，未加追赶，我才从容逃回。”

萧隐等在他们说话时，已经纷纷离座赶上前来，待逸尘把话讲完，萧清这才开口道：

“你这孩子为何不更事？不先救人，反而喋喋，万一王老前辈因



伤致死，我们还能见人么？”

萧逸尘面带惶急，方忙把王越峰抱起，往厅后走去，张敬急忙挥手止住道：

“不用费事了，王老弟已身死多时了！”

众人闻言，不禁大惊，尤以萧逸尘，因亲见王前辈受伤不深，一直挟到现在，身体尤温，哪里像是气绝身亡的样子，内心自然不信，面带迷茫之色，怔怔的望着张敬发愣！

萧清见他这般模样，笑骂道：

“呆子，张伯伯老眼不花，还有什么可疑的么？”

萧绝尘也接口道：

“逸弟，赶快把王老前辈放下吧！”

张逸尘依言行事，对王越峰尸体，平放地上。

张敬纵目谤视，见王越峰胸前巴掌大的一块焦痕，红云笼罩，通体赤红似死，与当年梅侗受伤情景，完全一样，不由悲声交起，虎目中掉下泪来，颤声对天说道：

“大哥英灵不远，已发现你仇人的下落了。”

说时，以无限兴奋的心情，跪拜于他。

厅中群雄，除却萧氏三侠和淮彬，四人知道底蕴不足为怪外，全被张敬这种失常的举动，弄的莫名其妙！

半天，张敬才把心情平静下来，大声对淮彬道：

“彬儿，经此以来，不但知道你梅伯伯仇人乃是凶僧顽空，就连你母亲的死因和你梅伯伯，被迫离开天门旧居，隐迹此间避祸的缘故，全都澄清了，希你到了后日，红云罗汉来此赶会时，千万不能让他逃走，以了却多年的血海深仇。”

淮彬跪在张敬面前，眼含痛泪，恭听教训，直到张敬把话讲完，方才颤声答道：

“叔叔放心，彬儿遵命，后日之会，不仅红云罗汉罪在必诛。就是随行诸人，迹不容许一人露网。”

淮彬说话时，剑眉直竖，俊目圆睁，炯炯精光，远射达尺许。